

阿拉斯加的挑战

(美) T·克拉克 著
古耀华 张友松 译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I712.84/2

阿拉斯加的挑战

(美) T·克拉克 著

古耀华 张友松 译

封面、插图：黄冠余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0373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880373

阿拉斯加的挑战

[美] T·克拉克 著

古耀华 张友松 译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75印张 120千字

1982年4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册 定价0.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美国当代小说。主人公杰理是一个缺乏理想的无知少年，因结识了一些坏朋友，在城里惹是生非，遭到警察局的警告。后来，他的舅舅爱德将他带到美国北部的阿拉斯加州，让他在开拓金矿的艰苦劳动中经受锻炼。在这里，杰理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只身勇战棕熊，独闯冰川急流送伤号，坑道探矿，还协助舅舅挫败了坏人抢夺金矿的阴谋。通过实际斗争，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认识了自己应该走怎样的人生道路。

故事惊险曲折，生动地描写了阿拉斯加的独特风光和土著居民的有趣生活。

ALASKA CHALLENGE

By Tom E. Clarke

LOTHROP, LEE & SHEPARD CO., INC.

New York

Second Printing, October, 1960

7705/01

前 言

本书是美国当代受到青少年欢迎的一部中篇小说。原著在美国多次重版。书名《阿拉斯加的挑战》，是意味深长的。

阿拉斯加在美国西北部，东邻加拿大，西临白令海峡，与苏联的西伯利亚东北角隔海相望。它是美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少、资源丰富的一州，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在北极圈内。原来的居民是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那里气候严寒，除南部沿海一带而外，年平均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下有冰冻层。东南山地有巨大的现代山麓冰川。东西横贯的育空河全年冻期达九个月。美国的这个“北疆”或“大北方”，农、商、林、牧、渔和工矿业都有很大的潜力，是一块无价的宝地；军事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普鲁德霍湾一带还有美国最大的油田。但过去曾经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一些民间的拓荒者到那里去活动。

阿拉斯加原是帝俄的领土，1867年美国只花七百余万美元就从沙俄购买了这块土地，直至1959年才建为美国的

第四十九州。阿拉斯加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经历过不少曲折；由于一些有识人士的斗争，才逐步为开拓者取得了一些权利和保障。现在阿拉斯加早已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和财源的新地，被称为“向青年挑战的地带”。但初期的开拓者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再加由于得不到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有些前往勘探寻宝的人吃尽了苦头，所获无几，得不偿失；有些人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得一干二净，却两手空空，败兴而归；还有些人流落异乡，饥寒交迫，困顿而死。

阿拉斯加的金矿曾经引起一阵淘金热的狂潮，后来经过多次起伏，才因有了某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终获成功的开拓者开创了先例，新的宝藏又不断被发现，开发事业终于逐渐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人们的劲头才日益高涨起来。但从此以后，阿拉斯加的大部分财源就被一些财团所垄断了。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开发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些艰苦创业的先驱者只是为那些大吸血鬼垄断阿拉斯加的宝藏创造了条件而已。

本书是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出版的。作者对阿拉斯加这个新天地当时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这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他的意图是要唤起多数具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人们前往这块宝地，投身于开发事业。这部书对于开发阿拉斯加资源的运动，在当时那个阶段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当时由于机械化的设备还没有投入那个地区的开发事业，当地交通也不方便，每年只有冰川解冻的夏季才是蜂拥而来的开拓者们的活动时期。这部

小说所写的，就是书中主角爱德·卡尔逊带着他那懵懂而好奇的小外甥杰理，到阿拉斯加去的那个夏季的种种惊险的经历，以及他们同恶棍嘎斯斗智，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重重困难、获得成功的故事。

在作者的笔下，爱德舅舅是个跃然纸上的正面人物。他正直、善良、勤劳、沉着、勇敢而机智，善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他的世界观虽是资产阶级的，他的许多美德和见解却是难能可贵、值得效法的。书中着重描写的爱德等人的民族平等思想——对阿拉斯加当地少数民族有色人种的同情和爱护，对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谴责——以及他们的忠厚纯朴的作风和他们对不正义行为的深恶痛绝，还有他们那种不怕艰苦的奋斗精神和专心致志的事业心等等，都是与众不同的。

杰理原来是一个不愿受拘束而又没有生活目标的无知少年，他在爱德舅舅的影响和熏陶之下，却渐渐转变为一个善于开动脑筋、分析事物、明辨是非的人，很快就走上了人生的正道。杰理在参加探险事业的实践中，受到爱德舅舅的耐心诱导，思想感情逐步趋于成熟，前后判若两人。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所受的教育远非枯燥乏味的学校教育所能比拟的。

这部小说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还有无穷无尽的天然资源亟待开发。我国的亿万青少年献身四化，也要有不畏艰难险阻的创业精神和顽强的斗志。但他们当然不是以个人发家致富为奋斗目标，而是要以忘我牺牲的精神，为社会主义事

业创造财富，使我们的祖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进而为全人类造福，加速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进程。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向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挑战的地方太多了！

在整理译稿的过程中，承赵蔚青同志为我们找到关于阿拉斯加实况的资料，金文玲和从荫杉同志帮我们解决了一些技术知识方面的疑难，特在此敬致谢忱。

译 者

1981年4月，于北京。

目次

一	建	议		1
二	告	别		9
三	轮	胎		23
四	艾	尔		35
五	上	路		52
六	入	侵		64
七	怪	风		76
八	团	兽		96
九	枪	声		110
十	意	外		122
十一	巧	遇		133
十二	交	易		139
十三	死	尸		150
十四	兔	子		163
十五	蹊	蹊		173
十六	失	事		185
十七	转	机		196

一 建 议

“喂，杰理，”警官边说边把标有西雅图市^①警察局的小汽车开到一条寂静无人两旁有树的路边，“你看我们是在这儿让你下车，还是把你直送到家门口？”

“无所谓，都一样。”坐在后座的杰理闷声闷气地嘟囔了一句。

“可是你妈见到是我们押送你回家，那可不是无所谓的事呀。看情况，她还在等着你哩。”警官说着，对不远处还在亮着灯的一户人家的窗户点了点头。

“那就放我下去吧。”这个高高的、英俊的小伙子向前弯腰，把手伸向车门把子，准备开启车门。

“杰理，再稍呆会儿，”坐在开车警官身旁的另一警官开了腔，“你走开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在局里，警官吐肯不是把应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吗？”

“是的，他对你们这帮小子是凶了些，但你们是咎由自取啊。如果由我处理，而不是由他的话，我就会不光把罗斯·韦勒一个人送去蹲班房，而是把你们整整一伙都关

^① 西雅图在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该市生产有名的波音飞机，是中美恢复邦交后邓副主席访美的最后一站。

起来。”

“我简直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罗斯关押起来，”杰理说，一面把自己那不听话的金色卷发从蓝眼睛上拂开。

“你竟然不明白？”

“确实是不明白。”

“我只能说，车子没压着人，要算是你们太走运了。在那么繁忙的交通线上，你们企图逃脱我们的追捕，横冲直闯，冲红灯，车速一小时达七十英里。”

“罗斯可是个开车的好手呀。”

“象他今晚上要那套绝招的人都不能算是开车的好手……纯粹是走运。”那位警官厉声说，“要是你们撞了车，有人进了市立医院，或者验尸所通知你妈去领尸，你想你妈会感到怎么样啊？圣诞节前，你爹由于车祸，躺进了医院，还出不了院哩。按说，你应该懂得不要去跟野孩子罗斯搞在一起。咦，杰理，你今年几岁了？”

“快十八了。”

“快十八的年纪，应该懂事了。你过去一向没闯过祸，偏偏在你爹因伤住院，你妈不得不去给人帮工的时候，你才出了事。正是因为你从此没人管，就开始跟罗斯一伙搞在一起开霸王车，到处横冲直闯……”

杰理插嘴道：“呃，我什么坏事也没干，我只不过坐车兜风，开车的怎么开，由不得我的。”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跟违法的人厮混在一起，法律同样要你承担责任。”

“可是，天哪，埃尔金先生，是个好汉，就不能背叛自己

的朋友。不然就成了胆小鬼了。”

“那么，你选择朋友，就得特别谨慎才对。”

杰理本想说，自己交什么朋友是自己的事，跟别人毫不相干。但在经历过警局的事件以后，他就觉得还是以保持沉默为好。

“还有些事我想弄清楚，”那警官接着说道，“罗斯从来没干过一天正当工作，但总能搞到汽油来开他那辆破汽车，并且还有钱去买小配件。他是怎么搞的，是不是偷来的？”

杰理发火了，“罗斯决不是贼！”

“啊，你怎么知道？”

“呃，就拿今晚来说吧，那是我给他的油箱灌满的汽油。”

“是你给他灌满了油箱呀。哼，我只能说，谁给罗斯买汽油，就等于买子弹送给携带机枪的疯子。这种人同样是危险分子。”

“啊，你们这帮家伙之所以不喜欢罗斯，是因为他多次作弄过你们。”杰理冷笑着说，“每次他出去转转，总有那么几个警察想找他的岔子，以便制造借口逮住他。”

“千真万确，我们是故意钉住他的，”警官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逮住象他那样的家伙。只要发现这种人有打算捣鬼的表现，我们就要及时纠正他们，免得闯出大祸。”

“喔，埃尔金先生，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喜欢罗斯，而且我还舍不得离开他哩。”

两位警官缓缓地摇头，坐在那儿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来开车的警官开了腔：“好吧，杰理，如果你认为事情就是这

样，那就随你的便，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可是，我只能答应你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硬要和罗斯搞在一起，那我们也就要钉你的梢。即使你爸爸是埃里克·纳尔逊也不管。这可是有言在先，请你记住。”

“我会记住的，”杰理说，声调略为缓和而不敢那么放肆了。他把车门反扣上，听到车上的一个警官用报话机向总部打报告，接着马达声就响起来，车灯一闪亮，车子转了个弯，开走了。只剩下他一人孤零零地留在黑茫茫的街上。他要回家，沿着人行道缓步前进。他开始考虑该怎样向妈妈解释才好，如果她还在家里等着自己的话。但她也很可能躺下睡着了。那么明天清早他就可以首先出去找个别的活儿干，来代替今天晚上丢掉了的工作，以便再跟罗斯他们一伙儿出去厮混。

可是能在什么地方另找活儿干呢？今天他丢了在迈勒先生的露天餐馆洗餐具的工作，这已经是他在学校放假之后，两星期以来第三次辞掉工作了。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本城夏季的活儿都已不再缺少人手。他摸着衣兜里剩下的一点零钱，那是迈勒先生付给他的二十元工资剩下来的。他有些后悔，别那么快就把工作辞掉就好了。他想到爹住院的费用和必须付给医生的诊金，以及其他一切开销，便知道他妈很需要这笔钱。他要是告诉妈妈，说自己的钱化在购买汽油给罗斯的车子使用，自己跟着他那一伙去溜冰场玩，给大伙买啤酒、香烟、零食，现在剩下的只有这八毛钱，她会作何感想呢？以往他干过的工作也往往是如此下场：罗斯会在他干活的地方出现，而且一到晚上他也就失业和破产

了。不行，最好是根本就别见妈的面。并不是怕她唠叨什么……而是怕她对自己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失望的眼神。嗨，他真后悔不该把工作辞掉。

只有前面的房子里依然亮着一盏孤灯，别的屋子里全是黑魆魆的。他希望妈妈已经睡下。但是当他掂着脚尖，踏上后面的阶梯，溜进厨房的时候，便闻到一股烟草味儿，并听到有人在谈话。他悄悄地顺着过道往前走，在起居室门边踌躇起来。妈妈坐在躺椅上，正和一个抽烟斗的男子说着话。嗨，那不是自己的舅舅，爱德·卡尔逊吗？他从阿拉斯加来这里，要干什么呢？杰理留神偷听他讲的话，“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老家^①可没有时间惹这类祸事。”

“现在情况变了，爱德，现在不用提水，不用挤羊奶，不用劈柴，也不用洗衣服了。今天年轻人简直是嫌时间过多，没法消磨哩！”

杰理干咳了一声，故意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回来了。当他踏进房间时，妈说：“孩子，你看这是谁！”

“哈罗，杰理！”他的舅舅，一个粗壮的、面孔绯红、年纪约莫四十余的汉子站了起来，穿过房子，径直朝他走过来。

“爱德舅舅，您什么时候来到的？”他们热烈地握起手来，杰理问道。

“哦，只有个把钟头。好家伙，自从上次我在这儿见到你以后，你简直是在往天上长呀。怎么的，你都快比我还高了。”他转向杰理的妈说，“你是否没喂饱过这孩子呀？他除

^① 老家 (old home) 指移居美国的移民所来自的国家，如英、法、波兰等。

了一把皮包骨头之外，好象什么都没有似的。”

“爱德，他也象你一样，吃得比三个码头工人加在一起的还要多。”妈笑着，把他们领进厨房。

“哦，是吗，他总有一天会胖起来的，”爱德舅舅说着，便和杰理在饭桌边就座。

杰理问：“这个时候您从阿拉斯加来到这儿，要干什么呀？我想，当前不正是您最忙的季节吗？”

“不论什么时候，我们这些做了申请淘金地段的奴隶的人们^①，总是忙得不可开交的。”舅舅说，“但我一直在想找个借口赶到这儿来，就是要看看你爹情况如何。同时，我的旧卡车要报废了，也打算趁此机会到外面买辆新的。”

“您能在这儿住上多久？”

“只要诸事顺利，明儿就可装好货，后天清早就向北开回亲爱的阿拉斯加州去。”

“天哪，”杰理说，“那您没多少时间跟我们待在一起了。”

“我知道，从去年秋天封冻之前我搞的含矿泥层看来，我一直在盼着好年景。一天离开我的挖掘，就等于从口袋里漏掉一天的钱哩。”

“我多么希望您能多住些时候呀。”

“我又何尝不想呢？但自然界老妈妈却不会停下来等人。只等一切安排就绪，我必须赶到现场，并准备猛干一

① 申请(的)淘金地段(gold claim)，美国早期鼓励公民向政府申请自己认定的地段进行经营。为政府批准的申请地段，使用权归申请者所有。

气。目前，消融的雪水从山里冲下来，使得卡斯洛夫河水流得很急，不适宜于货运。我离开的那当儿，河水下降很快，所以必须抓住时机把供应品拉上前去，趁河水浅的时候到达图斯都明纳湖。”

妈妈把一碟三明治摆在儿子面前，说：“今晚迈勒先生从露天餐馆来过电话。”

杰理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点点头说：“我想，他是告诉您，我闹别扭，辞掉了工作吧？”

“是的，”妈妈神经质地拂拂身上的围裙说，“警官杜肯也打过电话来。”

“啊呀，这些家伙……”

“孩子，他把你跟你的朋友们干的事情告诉了我，那是真的？”

杰理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是真的。”

妈妈似乎打算继续往下问，可是她忽然声音颤抖起来，只得连忙离开了厨房。杰理拿起一块三明治，狠狠地啃了一口，塞了满嘴。他口干得很，食物好象毫无滋味似的，咽不下去。他从眼角瞅见爱德舅舅眼睁睁地盯着自己。末了，他把三明治摆回碟子里，口中喃喃说道：“我实在并不象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饿。”

过一会儿，舅舅用压低的声调问他：“你妈告诉我，你使她很难过，这是真的吗？”

杰理耸耸肩说：“哦，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爱德将开始花白的头歪向一边，眯起眼睛瞧着杰理说：“给警察拘留，在我听来，这是相当严重的事。”

“噢，警察总是布置圈套整我们。”

“那准是因为你们干了坏事情。那些没干错事的人们，他们是不会抓的。”

“您怎么知道呢？”杰理追问道。

“我也倒霉过几次哩。那总是我做错了事，被人当场发现了，才惹出了麻烦。”

“不错，谁也免不了有时犯点错误吧。”

“不一定，只要你注意自己的行动，就不会出事。”爱德停了一会，等待自己讲的话产生效果。然后，他的声调就柔和下来了。“两星期内你丢了三次工作，这太不象话了。”

“我可不愿意干一辈子洗碗碟的活儿。”

“任何人都得从某一件小事做起，任何起点毫无差别，都是好的。”

杰理又耸耸肩膀。

爱德将座椅拉拢些，把手放在杰理的膝盖上。“你还年轻，还得学习许多东西哩。还有你那股自作聪明的机灵劲儿，可得改掉才好。杰理，虽然你做了一些错事，我对你还是满有信心的。”

“谢谢您。”

“我现在向你提个建议，你可以采纳或者拒绝。你愿意听吗？”

“请快说吧。”

“我想，你并没有太大的毛病，只要肯卖劲儿干些苦活儿，就能改得过来。所以，我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上大北方去，度过这个夏季，在我的申请淘金地段上帮帮我的忙？”